



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

# 《孔子家語》成書考

鄔可晶 著

中西書局



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

# 《孔子家語》成書考

鄔可晶 著

中西書局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孔子家語》成書考/鄔可晶著. —上海:中西書局,2015.8

(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

ISBN 978-7-5475-0891-6

I. ①孔… II. ①鄔… III. ①孔丘(前551~前479) —生平事迹②《孔子家語》—研究 IV. ①B222.2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157391 號

---

本書為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圖書出版專項基金資助項目

---

## 《孔子家語》成書考

鄔可晶 著

---

責任編輯 田 穎

裝幀設計 梁業禮

出版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中西書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號榮科大廈 17F(200023)

發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

經銷 各地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張 29.25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475-0891-6 / B·060

定價 69.00 元

---

## 《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 研究博士叢書》序

《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的第一輯即將陸續出版，劉釗教授和中西書局要我在這套叢書前寫幾句話。

這套博士叢書所收的大多是出土文獻與古文字方面的博士學位論文，是這些年輕學者們在學術道路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這些博士論文經過兩岸三地十餘位專家審讀，最終入選叢書出版，至少說明它們對相關領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推進作用。我也曾讀過第一輯的部分入選論文或其中的一些章節，感到就我讀過的部分而言，是比較扎實嚴謹、言之有物的，值得相關研究者參考。當然，這些著作肯定也存在不少問題和錯誤，希望讀者多予批評指教。



2012年9月13日

# 前 言

本書是由作者的博士論文《〈孔子家語〉成書時代和性質問題的再研究》修改而成的。從 2011 年 6 月初通過答辯到 2012 年 2 月，作者斷斷續續對論文作過比較全面的修訂。後因忙於他事，只對論文偶有增補。由於不想再對原文作較大幅度的增改，此次正式出版，即以 2012 年 2 月的修訂稿為底稿；此後學界發表的論文或專著，如有可以補充或修正本書所說以及作者認為值得進一步討論者（包括 2012 年 2 月之後所作的少量增補），在相關內容或章節之後以“【補】”的形式出之（如有可能，在原文相應處加“編按”提示），請讀者諒解（有少量“【補】”為看校樣時所加）。此外，不專門針對他人論著而對底稿的個別段落逕加改寫者，亦加“編按”說明情況。至於跟本書觀點、材料基本相同的後出論著，則不在“【補】”之列；為求表達準確、通順而對行文所作的改動，也不另說明。

從寫畢博士論文答辯稿到完成此次修訂，作者感到留有不少遺憾，需要向讀者如實交代：

一、本書所用《孔子家語》不同版本的有些異文，係轉引自劉殿爵先生的《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孔子家語逐字索引》。限於時間和條件，未及覆核原書，這是很不應該的。

二、由於博士論文寫得比較匆促，答辯後的修改時間又抓得不够緊，本書第二章——傳世古書與《孔子家語》相同或類似內容的比較，跟第一章相比，顯得較為粗疏，很多地方可以作更深入的分析。這只能有待於將來繼續研究了。

三、也是由於時間和條件的限制，前人研究《孔子家語》的成果，尤其是散見於相關古書的注釋和各種筆記之中的，本書没能全面加以吸收。

四、今本《孔子家語》的傳世版本及類書所引異文較多。本書雖時常討論今本文句與出土和傳世文獻中相關內容之間的關係，但未能在討論之前為《孔子家語》一書先校訂出一個比較可靠的文本，按理說這也是不妥當的。甚望有人能廣搜異本，彙輯衆說，為《孔子家語》作一部取捨按斷得當的集校集注本。

本書的前身——我的博士論文的選題，是由導師裘錫圭先生提供的。論文的框架結構和有的章節，裘先生曾逐字逐句批改過。在撰寫論文和修訂成書的過程中，也曾就某些具體問題向裘先生請教。有些論著和材料，亦蒙裘先生賜示。作者雖從中獲益甚多，但為此耗費了先生寶貴的時間和目力，而且限於作者的水平，最終未必能達到先生的要求；每念及此，除了感謝，更深感慚愧。南京師範大學趙生群先生、上海大學寧鎮疆先生，在作者的博士論文評閱書和答辯會上，對論文提出過一些很好的意見和建議；作者就讀和後來工作的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的陳劍、張小豔、施謝捷老師，對博士論文的修改指教尤多，劉釗、汪少華、郭永秉、廣瀨薰雄、周波、劉嬌等老師也指出過論文所存在的問題；本書寫作期間，石繼承、蔡偉、葛亮、程少軒、張傳官、陳志向等師友，給了作者很多幫助。在此一併致謝。本書有幸被納入“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中西書局又為本書申請到了出版資助，這些也都是必須申謝的。

作者謹識

2014年7月12日

## 凡 例

一、本書引用先秦秦漢出土文獻，資料上原有的句讀、章節號不再標出，重文號(“=”)仍予保留；釋文符號的使用一般遵循古文字學界通行的慣例，如：用“( )”表示讀法，用“〈〉”表示正誤關係，用“{ }”表示衍文，用“【】”表示脫文，用“【】”表示所補的缺文，用“□”表示可以確知字數的無法辨識或殘缺的文字，用“☐”表示所缺字數無法確定等。有些先秦秦漢出土文獻的釋文，爲了稱引原整理者的意見的方便，承用了原整理者所加的特殊符號，將隨文說明。“( )”、“〈〉”、“{ }”、“【】”四種符號，在引傳世古書時，亦加以沿用。

二、本書引用敦煌文獻的釋文，用“□”表示寫卷前半殘缺，“☐”表示寫卷後半殘缺，其餘符號的使用同“凡例一”。

三、本書所引出土文獻的釋文，大多吸收了學者們的合理意見。爲避免繁瑣，凡爲學界所公認的意見或跟本書討論無關的部分，不一一注明。

四、爲節省篇幅，本書引用傳世古書，除需要特別說明的地方之外，一般不詳注版本信息。

五、本書採用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的辦法，對“以前”和“之前”、“以後”和“之後”等用法加以區別，如“漢以後”指漢代和漢代之後，“漢之後”就不包括漢代。

六、爲便省覽、稱引，本書在必要的時候將標注《孔子家語》每一篇每一章的篇章號，如“1.1”指《孔子家語》第一篇《相魯》的第一章“孔子初仕”章（一般摘取首句爲章題），其餘類推。

七、爲節省篇幅，本書引用其他學者的說法時，若未作取捨或駁議，一般表示尚無法肯定或否定，聊備一說。

# 目 錄

緒論 .....	1
第一節 重新研究《家語》成書時代和性質問題的意義 .....	1
第二節 前人研究《家語》成書時代和性質問題值得借鑒的方法和經驗 .....	10
第三節 利用相同或類似文句、段落、篇章的比較研究古書年代和性質的可行性 .....	21
第一章 從出土文獻和傳世古書中與《家語》相同或類似的內容看《家語》的成書時代和性質 .....	31
第一節 定縣八角廊漢簡《儒家者言》、《哀公問五義》和傳世古書中的有關內容與《家語》的比較 .....	31
第二節 阜陽漢墓一號木牘章題、“說”類殘簡和傳世古書中的有關內容與《家語》的比較(附：睡虎地 77 號墓所出西漢書籍簡) .....	69
第三節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民之父母》、傳世古書中的有關內容與《家語》的比較 .....	92
第四節 出土文獻、傳世古書中的有關內容與《家語》金人銘章的比較 .....	113
第五節 出土文獻、傳世古書中的有關語句與《家語》的比較 .....	139
第六節 小結 .....	167
附 敦煌寫卷 S. 1891、ДX. 10464 對於研究今本《家語》的作用 .....	170



第二章 從傳世古書中與《家語》相同或類似的內容看《家語》的 成書時代和性質 .....	203
第一節 見於多種古書的《家語》有關篇章的考察 .....	203
第二節 只見於一種古書的《家語》有關篇章的考察 .....	285
第三節 不見於其他古書的《家語》有關篇章的考察 .....	363
第四節 小結 .....	367
第三章 關於《家語》所謂孔安國《序》、後《序》的討論 .....	376
第一節 《家語》後《序》所載孔氏世系的問題 .....	376
第二節 《家語》後《序》“孔氏三世出妻”的問題 .....	383
第三節 《家語》所謂孔安國《序》、後《序》的其他問題 .....	386
結語 .....	395
附錄：《家語》與其他古書(含出土)材料互見表 .....	409

# 緒 論

## 第一節 重新研究《家語》成書時代和性質問題的意義

《孔子家語》這部書(以下簡稱“《家語》”),目前所見最早著錄於《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論語類”下:“《孔子家語》二十七卷。”今本《家語》中以孔安國口氣寫的《序》,<sup>①</sup>詳細敘述了《家語》的來源和傳授經過(以下所說“《家語》”,如無特別注明,皆指今本《家語》而言)。《序》中說《家語》“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戰國時代,荀子“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入秦。因《家語》“與諸子同列”,故免於秦火之厄而入漢。呂氏專權時曾取而藏之,後“散在人間”。漢孝景帝徵募天下遺書,得呂氏所傳《家語》,但已與“諸國事及七十子之辭”相錯雜。孔安國“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並剔除本不屬於《家語》的“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後《序》所引署名孔衍(據稱乃孔安國之孫)的奏書也提到了孔安國“撰次”《家語》一事。為《家語》作注的王肅,在所寫《序》中稱“孔子二十二世孫”孔猛曾從學於他,故而從孔猛處得到了孔氏家傳的《家語》一書。從以上資料看,《家語》像是流

---

① 今本《家語》附有三篇《序》:第一篇為以孔安國口氣寫的《序》,即所謂孔安國《序》;第二篇無署名,其中引用了孔衍奏書,有人稱之為“孔衍序”,有人稱之為“後孔安國《序》”,也有人分別稱為“《孔安國傳》”和“《孔衍上書》”,我們姑且採用“後《序》”的叫法,表示此《序》所處的位置後於所謂孔安國《序》;第三篇為王肅《序》。

傳有緒的先秦古籍。

但是，與王肅同時代的馬昭却說“《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句下孔穎達《正義》引）又說：“《家語》之言，固所未信。”（《通典》卷九十一《禮五十一·凶十三》“大功成人九月”條引）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條說：“非今所有《家語》也。”明人何孟春甚至懷疑《家語》的所謂孔安國《序》乃王肅所偽造，“清儒亦多襲何說”。<sup>①</sup>《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一說《家語》“割裂他書”，“其出於肅手無疑。特其流傳已久，且遺文軼事，往往多見於其中。故自唐以來，知其偽而不能廢也”。<sup>②</sup>這大概可以代表當時一般人的看法。二十世紀“疑古思潮”全面風行以後，《家語》由王肅偽造之說似乎已成定論。如“古史辨”派的領軍人物顧頡剛就認為古本《家語》已亡佚，“魏王肅遂起而攘竊其名，雜集諸子、禪史中所載孔子事實重爲之，又竄入自己在經義上之主張，假借孔子之言以攻鄭玄之學”；王肅不但“偽作《家語》”，還“偽造”了孔安國《序》及孔衍奏書。<sup>③</sup>可謂全面繼承了前人的辨偽意見。

對《家語》的這種認識，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佔據了主導地位。如屈萬里《先秦文史資料考辨》把《家語》放在“偽書”一章裏加以介紹：<sup>④</sup>

這書究竟出於王肅之手，抑或出於王肅之徒，雖然無法肯定

① 張心澂《偽書通考》下冊，724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11月。

② [清]永瑤《四庫全書總目》上冊，769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6月。

③ 顧頡剛遺著、王煦華整理《孔子研究講義按語》，《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七輯，16、18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顧頡剛《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也說：“《孔子家語》，不但是一部偽書，而且是一部雜湊書……這是王肅的造偽以辨偽的手段。在王肅的時代，鄭玄的學說正極昌盛，王肅眼見他的說話有許多錯誤，然而一班學者把他捧作教主，有什麼法子可以打倒他？他只得假托聖言，造此一書。既作此書，遂作《聖證論》，拿聖人的證據來壓倒鄭玄。”（呂思勉、童書業編著《古史辨》第七冊，60頁，上海：開明書店，1941年6月）需要指出的是，顧氏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前後並不完全一致。參看本章第二節的有關介紹。

④ 屈萬里《先秦文史資料考辨》，474—475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2月。

(如果出於王肅之徒，則孔猛的嫌疑最大)，但二者必居其一，是可以斷言的。因為王肅是專駁鄭康成之學的，而這本《家語》的記載，多和王肅的議論相合……所以前人認為是王肅(或其徒)作了這書，以為自己的學說作根據，而用以攻擊康成。這是很合理的判斷。

這部《家語》，大部分的資料，是從《左傳》、《國語》、《孟子》、《荀子》、《大小戴記》、《莊子》、《呂覽》、《說苑》等書抄來，而略加改易以成的。由此可知所謂孔安國《後序》中的兩個要點，即：好事者有所增損，以及與《曲禮》的亂簡合藏於一處等語，正是為了抄襲諸書、改易舊文作掩飾；所以這《後序》也是王肅或其徒所偽作。孔衍奏說孔安國編定《家語》後，遭巫蠱之亂、廢而不行於時。按：巫蠱之亂，在武帝征和年間，那時孔安國已死了多年。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對這事考證得很清楚。即此一點，就可見孔衍的奏文也是偽作的。而孔安國序和孔衍奏，都喜用“正實”兩字，由此看來，它們大概是出於一手。

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西漢晚期40號墓中出土一批被整理者定名為《儒家者言》的竹簡。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早期1號墓中出土兩塊被整理者定名為“《儒家者言》章題”的木牘，此外還出有與木牘章題相關的“說”類殘簡。這兩批簡牘的內容跟《家語》有關。2001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中收有《孔子詩論》，簡文所記孔子對《詩·召南·甘棠》的評論，跟《家語》的《好生》、《廟制》篇中的有關內容相合。2002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中收有《民之父母》，跟《家語·論禮》相合。此外，在其他戰國秦漢竹簡帛書中也發現了一些與《家語》相似的文句或段落。上述出土簡牘古書中見於《家語》的那些篇章，往往又見於《說苑》、《新序》、《韓詩外傳》、《荀子》、大小戴《禮記》等書，彼此的文字均有不同程度的出入。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陸續有學者根據新出土古書的資料，對《家

語》的真偽問題重新加以討論。經李學勤<sup>①</sup>、胡平生<sup>②</sup>、王志平<sup>③</sup>、楊朝明<sup>④</sup>、黃懷信<sup>⑤</sup>等先生的研究，《家語》“重新崛起”，其書即先秦時代的儒家文獻，非王肅所偽造，已成為一些學者心目中的共識，“時至今日，真書說即認為《家語》確為孔安國所編，似乎已成主流”<sup>⑥</sup>；甚至有人認為“《孔子家語》的真偽和成書問題基本上已經考察清楚了”<sup>⑦</sup>。李零先生在《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一文中說：<sup>⑧</sup>

還有像《禮記》、《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皆記孔門弟子言語行事。前人不大懷疑《禮記》，却指後兩書為王肅偽作。其實它們都是後人所編，也都各有取材的依據，原始材料有許多是相同或相近的。例如我們從八角廊漢簡《儒家者言》和雙古堆漢簡中的三方木牘可以看出，當時流行的一些“儒家者言”，取材範圍極廣，內容與大小戴《記》、《晏子

- 
- ① 李學勤《竹簡〈家語〉與漢魏孔氏家學》，原載《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收入同作者《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李學勤《八角廊漢簡儒書小議》，原載《簡帛研究》第一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年10月；收入同作者《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李學勤《新發現簡帛與漢初學術史的若干問題》，《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1期；此文與《家語》有關的討論見12—14頁。
- ② 胡平生《阜陽雙古堆漢簡與〈孔子家語〉》，《國學研究》第七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7月。
- ③ 王志平《〈孔子家語〉札記》，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九，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12月。王志平《中國學術史·三國兩晉南北朝卷》，140—167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
- ④ 楊朝明《〈孔子家語〉的成書與可靠性研究》，原載臺灣故宮博物院《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六卷第一期，2008年；收入楊朝明、宋立林主編《孔子家語通解》，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4月。楊朝明《〈禮記·孔子問居〉與〈孔子家語〉》，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
- ⑤ 黃懷信等《漢晉孔氏家學與“偽書”公案》，94—101、269—377頁，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年4月。
- ⑥ 黃懷信等《漢晉孔氏家學與“偽書”公案》，272頁。
- ⑦ 張巖《〈孔子家語〉研究綜述》，《孔子研究》2004年第4期，114頁。又參看張巖《〈孔子家語〉之〈子路初見〉篇、〈論禮〉篇研究》，2—8頁，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廖名春），2004年6月。
- ⑧ 李零《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李零自選集》，29—30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2月。

春秋》、《荀子》、《呂氏春秋》、《新書》、《說苑》、《新序》、《韓詩外傳》、《孔子家語》、《史記》、《淮南子》等十多種記儒家言的古書相出入，《孔子家語》即在其中。

顯然已經把《家語》的文獻地位和史料價值跟大小戴《禮記》、《荀子》、《說苑》、《史記》等書等量齊觀了。

但是，也有學者通過出土簡帛古書與《家語》相關內容的比勘，得出了今本《家語》並非《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原本，而是較晚編成之本的結論。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寧鎮疆先生早期的研究<sup>①</sup>和日本學者福田哲之先生<sup>②</sup>的研究。<sup>③</sup>香港大學2004年通過答辯的蕭敬偉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今本〈孔子家語〉成書年代新考——從語言及文獻角度考察》，在考察八角廊漢簡《儒家者言》和上博楚竹書《民之父母》的基礎上，結合《家語》一書的語法和詞彙所反映的時代特徵，認定今本《家語》“成書於戰國中期或西漢等說法難以成立”，有關材料對傳統的“王肅偽作說有利”<sup>④</sup>。李傳軍《〈孔子家語〉獻疑》雖然認為把《家語》“看成偽書是不正確的”，但他通過八角廊漢簡《儒家者言》與《家語》、《說苑》等書相關內容的對照，得出了《儒家者言》並非《家語》原

- 
- ① 寧鎮疆《由出土文獻再說〈孔子家語〉的性質及其成書過程》，《孔孟學報》（臺灣）第八十二期，131—159頁，2004年；《由〈民之父母〉與定州、阜陽相關簡牘再說〈家語〉的性質及成書》，《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277—310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7月（以上二文內容大致相同）；《八角廊漢簡〈儒家者言〉與〈孔子家語〉相關章次疏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年第5期，5—15頁；《〈家語〉的層累形成考論——阜陽雙古堆一號木牘所見章題與今本〈家語〉之比較》，《齊魯學刊》2007年第3期，9—17頁；《讀阜陽雙古堆一號木牘與〈孔子家語〉相關章題餘札》，《中國典籍與文化》2008年第2期，11—17頁。按：寧氏在近期所寫有關《家語》的文章中，似轉而更多地肯定《家語》的文獻價值。
- ② 福田哲之《中國出土古文獻與戰國文字之研究》（佐藤將之、王綉雯合譯），106—112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1月。
- ③ 據王志平《中國學術史·三國兩晉南北朝卷》150頁說，他也曾比較過八角廊漢簡《儒家者言》、阜陽雙古堆漢墓所出與《家語》有關的內容，“成果尚待發表”，其結論是《儒家者言》“實際上與《說苑》等更近”。
- ④ 蕭敬偉《今本〈孔子家語〉成書年代新考——從語言及文獻角度考察》，香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單周堯），2004年12月。

型，今本《家語》係王肅據《說苑》、《禮記》、《韓詩外傳》等古書撰輯而成的結論。<sup>①</sup> 王化平先生認為，前人關於《家語》乃割裂諸書而成的偽書的觀點“當然有問題，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家語》的某些篇章偶爾有勝過與之同源的其他古書的地方，但也存在明顯的割裂、拼合以及主觀性改動的現象，其整體價值“也未必在《禮記》等書之上，不可過高估計”<sup>②</sup>。由此可見，即使利用了新出土資料，大家對《家語》一書的時代和性質問題仍存分歧，遠未達到“已經考察清楚”的地步。<sup>③</sup>

裘錫圭先生在談到《禮記》成書時代的問題時，曾指出僅有一個籠統的認識是不行的，“應該深入地研究，一篇篇地研究，要把能够跟出土文獻比較的內容研究透”，並說“除了《禮記》，類似的問題還多着呢”<sup>④</sup>。張巖先生說“要判斷《家語》真偽，最為可靠的方法是在單篇研究甚至深入到以章節為單位研究的基礎上，以歸納法得出結論”，“像這樣的工作積累起來，每篇每章都研究透徹，整部《家語》的成書、真偽、流傳問題就不言自明了”<sup>⑤</sup>。王化平先生也指出“《家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所據材料的來源都很複雜，要具體篇章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sup>⑥</sup>。新近出版的黃懷信等先生所著《漢晉孔氏家學與“偽書”公案》（以下簡稱此書為“《公案》”），也提到“對《家語》資料之可信性問題”的研究，應該“逐章逐條進行分析考證”<sup>⑦</sup>。目前大家對《家語》時代和性質問題的認識尚未達成一致，恐怕正跟可與《家語》比較的出土文獻

① 李傳軍《〈孔子家語〉獻疑》，《孔子研究》2004年第2期，76—83頁。

② 王化平《由〈孔子家語〉與〈禮記〉、〈說苑〉諸書的關係看其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1年第1期，1—7頁。

③ 即使在這一時期，仍有學者只就傳世文獻研究《家語》的真偽問題。如王承略《論〈孔子家語〉的真偽及其文獻價值》認為王肅為了回護自己的學說、與鄭玄論辯，確實對《家語》的某些語句作了改易和增加，但竄改並不嚴重，今本《家語》在很大程度上仍舊保持原貌，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不可視為偽書。見《煙臺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14—18頁。

④ 裘錫圭、曹峰“古史辨”派、“二重證據法”及其相關問題——裘錫圭先生訪談錄，《文史哲》2007年第4期，9頁。

⑤ 張巖《〈孔子家語〉之〈子路初見〉篇、〈論禮〉篇研究》，7頁。

⑥ 王化平《由〈孔子家語〉與〈禮記〉、〈說苑〉諸書的關係看其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1年第1期，7頁。

⑦ 黃懷信等《漢晉孔氏家學與“偽書”公案》，353頁。

的內容沒有“研究透”（這包括出土文獻與《家語》相關內容的對比還較為粗淺，可與《家語》對讀的出土資料搜集得還不够完整兩個方面），對《家語》的每篇每章研究得不够深入細緻有關。從上面的引述來看，雖然不少學者已經意識到了這些問題，並正努力加以改善，如《公案》一書已對《家語》某些篇章作了逐章逐條的分析，但對《家語》全書做這樣系統的考辨，清代以降仍付闕如。此外，當代學者在談《家語》真偽問題時，很少能充分吸收前人、尤其是清代學者辨《家語》真偽的見解；對於前人研究《家語》時代和性質問題的得失，也缺乏很好的總結。所以，重新研究今本《家語》的成書時代和性質，是一項十分必要的工作。

過去學者研究《家語》的真偽，只能根據與傳世古書的比較。但傳世古書在流傳過程中有很複雜的改易、增刪、訛誤等變化；我們現在看到的先秦秦漢古書，已並不完全保持當時的本來面貌。拿這樣的材料作比較，會發現《家語》固然有晚出的“偽跡”，其他古書也有明顯不如《家語》的地方，大家著眼點不同，難免得出彼此對立的結論。何況，自“疑古思潮”興起以來，不少先秦古書的時代遭到了懷疑。拿這些本身時代就不確定的古書，作為推斷《家語》時代的“標尺”，自然無法取得一致的認識。出土古書由於時代明確，語言文字基本保留抄寫時的“原汁原味”，就很少存在上述傳世古書的弊端。可以這樣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尤其是七十年代以來，戰國西漢時代抄寫的簡帛古書的大量出土，使我們在研究《家語》時代和性質的問題上具備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同時，由於這些資料的出土，“不少曾被普遍懷疑為漢以後所偽作的古書得以證明確是先秦作品，不少曾被普遍認為作於戰國晚期的古書得以證明是戰國中期甚至更早的作品，先秦古書的體例也被認識得更清楚了”<sup>①</sup>。我們現在再來審視前人比較《家語》與其他傳世古書的成果，可以擺脫“疑古派”關於古書辨偽的某些錯誤看法的束縛，相對客觀地分析前人研究的得失。這也是重新討論《家語》成書時代和性質問題的一

---

① 裘錫圭《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同作者《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4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個優勢。

利用新出土資料，全面吸收已有成果，把關於《家語》成書時代和性質問題的研究向前推進，對於正確評價近代以來中國古典學第一次重建的功過，也具有重要意義。

衆所周知，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古典學的重建”出現過兩次高潮。第一次從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開始，第二次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從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來說，目前仍處於古典學第二次重建的初期。<sup>①</sup>

在古典學第一次重建時，儘管有如王國維那樣的學者以“地下之新材料”“補正紙上之材料”來研究古書和古史的努力，但疑古思潮在當時還是佔據了主流。“經書的神聖外衣完全被剝除。很多先秦古書的年代被推遲，有不少書被看作漢以後的偽作（這裏所說的書包括書中的單篇）。雖然懷疑古書之風早就存在，但是只是到了這一次才發展成主流思潮，懷疑的廣度和深度也大大超過以往，從而明顯地改變了古典學的面貌”<sup>②</sup>。如上所述，《家語》在古典學第一次重建時基本上已被定為偽書。

拜大量戰國西漢簡帛古書的出土所賜，到古典學第二次重建時，不少原被懷疑為漢以後所作的偽書已陸續恢復了名譽，許多先秦古書的時代得到了重新確認。這方面的成績已有不少文章作過總結。<sup>③</sup>

---

① 裘錫圭《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2—5頁。

② 裘錫圭《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3頁。

③ 參看裘錫圭《中國出土簡帛古籍在文獻學上的重要意義》、《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談談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漢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閱讀古籍要重視考古資料》、《郭店〈老子〉簡初探》、《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後佚書與“道家”——兼論〈心術上〉〈白心〉為慎到田駢學派作品》等文，分見於同作者《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86—88、108—109、111—112、143—145、160—161、192—193、342—343等頁。裘錫圭“考古資料與傳世先秦秦漢古籍的整理”課程講義對利用考古資料研究古籍時代和源流、總結古書體例等問題也有系統論述。【補】裘錫圭《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出土文獻》第四輯，1—18頁，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12月。還可參看最近的兩篇學位論文：劉嬌《西漢以前古籍中相同或類似內容重複出現現象的研究——以出土簡帛古籍為中心》，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裘錫圭），2009年5月；單育辰《楚地戰國簡帛與傳世文獻對讀之研究》第三章《楚地戰國簡帛與傳世文獻對讀在先秦典籍研究中的重要性》，111—125頁，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吳振武），2010年4月。